

革命故事会

12

上海人民出版社

革命故事会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革命故事会

第十二期目录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 红军长征故事 •

- 砍刀连长……………上海警备区某部一连故事组(1)
火瓦寨的歌声……………上海警备区某部一连故事组(8)
金色的路标……………上海警备区某部一连故事组(16)

• 江阴县创作故事选刊 •

- 淑英开票……………秦望山(22)
瓦匠新风……………严兴义 严梅(33)
玉珍回队……………顾 (44)

*

- 退票……………蔡正基(55)
争夺……………陆 (62)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故事 •

- 棉花姑娘……………傅卫明 钱卫星(72)

• 评 论 •

反映重大主题 提炼生动情节

——读《闽滩》有感 沈 栖(79)

• 创作体会 •

注重调查研究 正确反映生活

——浅谈《瓦匠新风》的创作体会 严兴义 严 梅(83)

*

*

*

《革命故事会》1—12 期目录索引 (86)

革 命 故 事 会

(1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字数 58,000

1975 年 12 月第 1 版 197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统一书号: 10171·557 定价: 0.18 元



砍刀连长

上海警备区某部一连故事组

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五年的二月。

当时，我们党刚召开了伟大的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开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喜讯传来，红军战士无不欢欣鼓舞。他们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出遵义，渡赤水，直逼长江南岸。蒋介石发觉了我军北渡长江的意图，慌忙调了川、黔、滇军阀部队和他的中央军沿江修筑工事，加紧设防。现在是：红军白军，针锋相对。看样子，一场大战，就要在长江上打响了。

在长江南面，有个名叫扎西的地方，这里驻扎着红军的“猛虎连”。这天早上，天干冷干冷，小刀子风“嘘溜——嘘溜”一个劲儿地打着唿哨。有几个红军战士正在屋里擦枪，求战心切，怀里就象揣着盆炭火，边擦，边在争论着渡长江的事儿。这个说：“怎么还没动静？我这杆枪都捏得发烫啦！”那个说：“响水不开，开水不响，我看呀，准是快了！”这时，有个小战士捅了捅身边一个大个子说：“喂，老倭，你这个顺风耳，眼下怎么变了个扎嘴葫芦啦？”旁人也七言八语地凑上去：“是啊，刘大根，你给估摸估摸！”这个叫做刘大根的大个子站了起来，把个手指往嘴边一放，说：“嘘——静点静点！你们听！”大家立

时竖起了耳朵，只听屋外飞进来一阵山歌声：

毛委员指挥红军去打仗，

越打咱心里越欢畅，

不怕白匪人马多，

一个一个消灭光！

唱歌人带着浓重的兴国口音，唱得粗犷、响亮，叫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大家叫起来：“是连长！”刘大根说：“这支老歌子，连长在肚子里憋了整整一年没唱过啦，今天唱得这么精神，定是有文章。走，看看去！”

战士们出了屋。屋外不远是一个池塘，池塘边有一块大青石。大青石边站着连长方凯——嗨，好虎势！你看他：一双火眼，两道剑眉，灰军装洗得发白，牛皮带亮光闪闪，好个弓箭步，前脚蹬在青石上，穿的是八耳麻窝草鞋。最惹眼处，是他手中那把砍刀，明晃雪亮，寒气逼人，刀身三尺长，刀面巴掌宽，刀背寸把厚，刀柄上系着一条条红色的绸带，活象是一团流火。此刻，他正在大青石上奋臂磨刀：“唰！唰！唰！”远远望去，银光飞跃，闪电一般，不一会儿，他拿起刀来看了看，从头上拔下一根头发，凑近刀口，“呼”地吹了一口气，头发一碰刀刃，飘出两段，真是把削铁如泥的好刀！

见此情景，刘大根问：“连长，你今天又唱山歌又磨刀，是不是把战斗任务领回来了？”“嗯，让你猜着了。”话音刚落，战士们“轰”地一下围住了连长：“连长，什么时候打长江？”连长摇摇头说：“不打长江了。这次是掉头向回走，二渡赤水，重打遵义！”“啊？这是怎么回事？”战士们一个个楞住了。连长说：“刘大根，你是老兵，你说这是为什么？”刘大根“嗯……啊”地抓了半天后脑勺，答不上个子丑寅卯。连长问他：“你还记得

五次反围剿吗？”一句话把刘大根给捅醒了，他恍然大悟地笑道：“啊啊……有道理，有道理，原来是那么回事，原来是那么回事！”

大家要问：刘大根说的“那么回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要引出一段老故事了。

原来，连长方凯是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枪炮声中参加红军的。这方凯，自小耍得一手好砍刀，早几年干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威风凛凛，那些豪绅老财，一看见他背后那把砍刀，便吓得浑身筛糠。他刚当兵就参加第一次反围剿，这把砍刀可正是碰上了用武之地，围歼张辉瓒，他一把砍刀左砍右杀，缴获了二十多支“汉阳造”，名声就这么传开了。第二次反围剿，十五天横扫七百里，他又是冲锋在前立功劳，那时他当了班长，人家就送了他个“砍刀班长”的大名。到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他已经是“砍刀连长”了。那几仗打得可真叫痛快！说走就走，说干就干，不打算数，要打就要吃掉敌人的整师整团。那把砍刀也好象格外好使了，拿上手就能舞得飞飞转。乐得方凯整天哼那支兴国山歌：“毛委员指挥红军去打仗，越打咱心里越欢畅，不怕白匪人马多，一个一个消灭光！”可是，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艰苦，不象以前那么痛快了。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情况就更糟。“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推行了一条“消极防御”的错误路线，搞什么“阵地防御”，“两个拳头打人”，与敌人拚消耗，使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高虎脑战斗中，方凯带着“猛虎连”和敌人顶了几几天几夜，工事打坍了，泥土烧焦了，子弹用光了，那把砍刀也卷刃了，可是敌人蝗虫一般越来越多，我们的伤亡也越来越大，气得方凯火往脑门上窜，猛挥刀，

砍断了一棵碗口粗的小树，骂道：“什么鬼打法！我们在这儿等挨打，活受窝囊气！”后来，根据地丢掉了，红军被迫开始了长征。在那撤离苏区的日子，乌云翻滚，方凯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望着天上的北斗星，心里不住默默地念叨：“毛委员啊，我们多么盼望您回来！”

毛委员回来了，毛委员又亲自指挥我们红军打仗了。在长江边上，毛主席看到对岸敌人重兵把守，认为这个时候北进对我军是不利的，因此就做出了英明的决策，乘贵州境内敌人空虚之际，出敌不意，突然回师东进，把集中和强大的敌人甩在长江北岸，把孤立和分散的敌人消灭在贵州境内。这个打法是红军战士非常熟悉的，是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运用过的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打法。大家都从血的教训中懂得了，按照毛主席的办法去打仗，这个仗就一定打得痛快，打得赢！怪不得我们的“砍刀连长”现在又磨刀又唱歌，而且还要提醒刘大根回顾一下“五次反围剿”了！

方凯对大家说：“同志们！毛主席又把敌人的牛鼻子牵住啦，咱们赶快准备，准备打他个大胜仗！”

一声军号，部队向遵义出发。“猛虎连”担任前卫，大步前进，不久就到了赤水河边。只见宽阔的河面上，水流湍急，波涛汹涌。方凯和同志们找到了三条小船，准备渡河。他拿起望远镜向对岸观察登陆地点。正在这时，他突然从望远镜里发现，对岸远处的山上，有许多黑点在移动，仔细一看，是敌人！敌人也正在向河滩运动。我们必须抢先渡过河，占领滩头阵地，掩护大部队抢渡。方凯立即命令战士们上船。只有三条小船，要抢在敌人前面，把前卫部队运送过河，时间万分紧急！战士们凡带着小铁锹的，都取下来当桨划船。河里，三条小船

飞速前进。对岸，黑鸦鸦的敌人正向河滩运动，谁快一步，谁就有了主动权，真玄呐！不一会儿，“猛虎连”全部登上滩头。这时，敌人离河边只有几十公尺了，连敌军官呲牙咧嘴的样子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突然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了一片。方凯拔出砍刀，大喝一声：“同志们，冲啊！”“冲啊！”“猛虎连”一个反冲锋，把敌人冲了个稀哩哗啦。正好后续部队赶到，把敌人全部消灭了。这股敌人数量不多，士气又低落，看来，贵州境内的敌人的确已经十分空虚了。

这时，刘大根象拎小鸡似地揪了一个俘虏走来报告：“连长！这小子招供，他们是遵义守敌王家烈的部队，王家烈为了守住遵义，已经派兵把守了娄山关！”“哦？”方凯知道，娄山关，是赤水通往遵义的喉咙口，敌人是决不肯轻易退让的。刘大根气乎乎地说：“这小子狂极啦，刚逮到时还说，你们过得了赤水不算好汉，有本事到娄山关去决一死战！”方凯一句话没说，只是轻蔑地瞪了那俘虏一眼，那家伙一眼看见了方凯背后的大砍刀，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方凯面前，磕头磕得如同捣蒜一般，直喊：“长官饶命！”正磕着，“卜落笃”，一根两尺来长的花竿烟枪顺着脖子溜了下来。原来，王家烈的兵号称“双枪兵”，一杆步枪，一杆烟枪，离了大烟活不了命。这小子怕红军缴他的烟枪，所以把它藏到背后的衣服里面了。方凯厌恶地挥挥手，叫刘大根把俘虏带走了。

现在，摆在红军战士面前的考验，就是险峻的娄山关了。在红军一渡赤水的时候，方凯曾经路过娄山关。说娄山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真是半点不假。方凯不由地用一根树枝一面在河滩上画，一面暗暗思忖：这娄山关如果光从正面攻，看样子困难很大。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时候，毛主席经

常带领我们用迂回包围的办法消灭敌人，今天我们能不能也用这个办法呢！对，找营长建个议去！方凯正想着，只听营长的声音在身后响了起来：“你这个砍刀连长，部队马上要出发了，还在这河滩上摆啥子八卦阵啊？”方凯就把自己的想法汇报了一下，营长说：“你的想法和上级党委的决定完全一致。上级决定，你们连担任迂回包围的尖刀连，出其不意地在敌人背后狠狠砍一刀！”“是！坚决完成任务！”

夜晚，天黑得象墨一样。在娄山关上，王家烈的“双枪兵”们抽足了大烟，一个个打起精神来，想凭借天险，阻挡红军。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扯着破锣嗓子叫唤：“弟兄们，长官传话啦，只要守住了今天晚上，明天一人犒赏四两大烟土，嘿嘿，过大瘾喽！……哪格哩格……”他发疯似地哼起了下流小调。

也就在这个时候，“砍刀连长”率领的“猛虎连”已经迂回到了娄山关背面的山脚。方凯抬头望时，但见悬崖陡壁，象被刀砍过一样，无路可上。这时，只听“咚——咚！哒哒哒哒，啪！啪！”前山的攻击已经开始了。急得刘大根抓头皮，方凯对他摇了摇手，忙走近崖跟，想试着往上爬，可是不行，脚根本站不住。枪声更紧了。不知什么时候，月亮从乌云里钻了出来，方凯借着月光向悬崖上看去，猛然发现有一溜枯藤荡在那里。只听得一声“上！”他带头抓住藤条，双脚踩着尖利的石子往上攀。没多时上了崖顶，放开嗓门大声喝道：“不许动！缴枪不杀！”山头上王家烈的大兵正在对付正面的红军，没料背后飞来了天兵天将，回头一望，刀光闪闪，吓得魂不附体，抱头的，喊妈的，到处乱窜。那个尖嘴猴腮的大烟鬼只看到方凯的砍刀劈面落下，心急慌忙，抓枪便挡，谁知抓了支大烟枪，只听“咔嚓”一声，烟枪砍成了两段。他一看，象死了老子娘似的

叫起来：“啊！我的大烟枪！我的……”下半句还没出口，脑袋瓜已经不在肩膀上了。

“猛虎连”的战士们在连长的带领下，冲冲杀杀，打得可真够痛快！迅速和兄弟部队一起，消灭了娄山关守敌。娄山关上，红旗高高飘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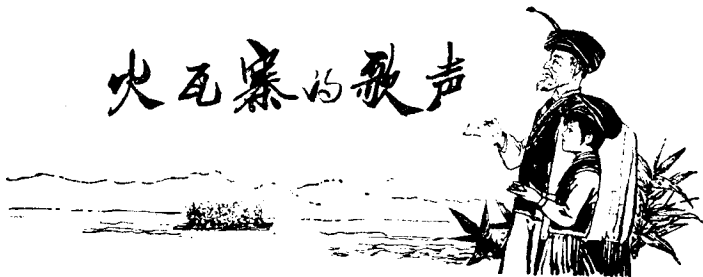
红军向遵义挺进了！遵义的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猛虎连”甩开大步向前飞奔，方凯走在最前面，他背上那把大砍刀，特别耀眼，特别闪亮！这时，方凯起了个头，全连唱出了雄壮的歌声：

毛委员指挥红军去打仗，
越打咱心里越欢畅，
不怕白匪人马多，
一个一个消灭光！

（插图：黄全昌）



火瓦寨的歌声



上海警备区某部一连故事组

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五年春天，大凉山脚下有一个名叫火瓦寨的彝族村寨里。

一天傍晚，天空中燃起一团团“火烧云”，把整个大凉山照得通红通红。只见在通向山脚下的一条弯曲小路上，走着一支十二个人的队伍。这是一队红军伤员，他们为了不给长征的大部队增添负担，让主力红军更快西进，再三向领导要求让大部队先走，自己随后赶上。领导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临分别时，给他们留下了一名卫生员和一部分干粮，将这十二个人组成一个班。眼下，走在最前面那个手拄木棍，身背伤员的大个子，正是班长大老郭。他身后那个搀扶伤员的小战士，就是卫生员小程，今年才十六岁。他们离开部队已有二十多天了，全部药品只剩下一块豆腐干大小的猪油和一小撮盐巴。干粮袋也早就空了，他们已经饿着肚子整整走了两天两夜，现在个个腿都重得象灌满了铅，每走一步都要出虚汗。大老郭看着这情景，再抬头看看横在眼前的大凉山，心里急得油煎火烧一样。突然，他眉毛一跳，眼睛闪亮了一下，大声喊起来：“同志们快看，前面有了村寨！”大家“唰”地抬起头来，顺着山路朝前一看，果然，前面不远处的树丛后有一个小村寨。这下同志们高

兴起来，个个满怀希望，有村寨就有人，有人就能找到粮食，就能保证赶上大部队！顿时，脚下增添了劲，步伐也加快了。

赶到村寨里，大家一看，不禁都怔住了。这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彝族村寨，不见一个人影。许多房子屋顶被掀了，大门敞开着，满地都是碎瓦片、破木板……大老郭带着同志们一连走了好几家，到处喊“老乡——”，也没人回应。小程急得嘴巴嚙得老高，对大老郭直嘟囔：“怎么办？这是个没人的空村子。大家已经饿了两天，伤口又有些化脓，再搞不到吃的，恐怕连生命都危险了！”大老郭使劲喘了一口气，对小程说：“光急没有用，你先安排大家休息吧，我马上到山上挖点野菜。”说完，大老郭拄着木棍走出了院子。

天慢慢地暗下来了，班长怀里抱着一大捧野菜，还牵了一头小牛犊回来了。小程乐得一蹦三尺：“好！这回不愁没粮食了！”三步并两步，接过他手里的野菜。可是再一看，竟只有一把是野菜，其余全是青草，不由打个楞：“班长，割青草干什么？”“喂牛呀！”“喂牛？”小程憋不住了，“班长，反正咱要买下杀了吃，还喂它干什么？”他话刚出口，大老郭面孔“唰”地沉了下来，注视着小程半晌，严肃地说：“买牛杀了吃，这违反党的政策。牛是彝家的宝贝，我正是为了这个道理，才把这头没人管的牛牵了来，咱红军一定要找到彝族老乡，把牛送到他们手里，不能叫它少一根毛，掉一寸膘！”小程听罢大老郭的话，先是一震，突然蹲在地上，抱着药箱呜呜地痛哭起来：“班长，不是我要违反政策，眼看咱们人都快饿垮了，哪还顾得上喂这条没人管的牛啊！”大老郭心里一阵酸，眼圈也红了，他知道，二十多天来，这个十六岁的小卫生员为了治好伤员的伤口，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每天都熬到深夜。他也明白，现在要保

存战友们的生命是多么需要粮食。但他更懂得，执行党的政策比个人生命还重要。他轻轻地把小程拉到身边，替他擦掉脸上的泪水，招呼大家围成一圈，说：“同志们，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战士，不管走到哪里，都要遵守党的政策，遵守毛主席为咱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眼下村寨里没人，咱就是饿死了，也不能动彝胞的牛啊！”这番话说得小程心里亮堂了，大伙也都赞同地点了点头。于是，他们烧起篝火，支起了锅架，一边煮着野菜，一边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正唱得起劲，突然，大老郭停住了，他发现一个黑影朝这里走来，问了声：“谁？”那人影没作声，一晃身，闪到墙脚后。同志们忙迎上去一看，原来是个八、九岁的彝族小姑娘。那小姑娘瞪着双大眼，惊恐地望着大老郭，嘴里焦急地喊道：“牛……牛！”大老郭一听心里明白了七、八分，把小姑娘领到那牛犊前，说：“在这里呢！”小姑娘见牛犊安详地在吃草，又回头看看大老郭和战士们，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说了声：“红军！”便扭头飞也似地跑了。

这小姑娘从哪里来？大家正纳闷，只听得外面又响起小姑娘清脆的嗓音：“红军叔叔回来了！红军叔叔回来了！”不一会，寨子里响起了嘈杂的人声。战士们出门一看，都惊住了，一群彝胞们正举着火把，欣喜地呼喊：“红军回来了！”朝他们围来。那小姑娘钻出人群，指着大老郭对乡亲们说：“就是他！救了我们的牛。”乡亲们呼啦一下七八双手握住了大老郭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原来，这个寨子叫火瓦寨，那个小姑娘叫诺玛。一个月前，诺玛的父亲参加了红军。红军走后不久，国民党匪军就经常来这里烧杀抢掠，今天傍晚，听说又有兵来，便急忙躲上了凉山，连村里唯一的那条牛犊也没来得及牵走。乡亲们放心不下，就叫小诺玛下山看看。小诺玛一进寨，就看见大老郭牵着牛朝院子里走，就悄悄跟在后面。不一会，听见院里响起了她熟悉的红军歌，接着又看见牛犊在院里吃草，她猜定是红军叔叔回来了，就忙跑回去向乡亲们报信。

现在，彝胞们看见了红军就象看见了亲人，听说红军断了粮，家家户户忙着点起炊火，给亲人做饭。不一会，就一碗碗送到红军战士面前。望着这一碗碗“千家饭”，战士们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忽然，小诺玛和几个乡亲们闯了进来。小诺玛抓住大老郭的手说：“红军叔叔，赶快救爷爷！快去救爷爷！”大老郭了解到小诺玛的爷爷和一些乡亲已经被国民党匪徒关在土牢里好几天了，今天夜里就要活埋。忙和彝族头领作了研究，决定连夜攻打敌人，解救乡亲。大老郭跨上院前的石阶，大声说：“乡亲们，国民党匪徒要杀我们的人，我们就和他们斗，他们有一连的兵，可咱们有几千群众，眼下天黑了，正是我们用武之时！”没等他说完，人群顿时沸腾起来。彝胞们高举着大刀、长矛、土枪，有的还扛来了松树炮，大声应着，好似山呼海啸，惊天动地。

大老郭顾不得吃饭，把驳壳枪一抽就走，卫生员小程也提上小马枪，跟了上去。这时，天开始下着蒙蒙细雨，透过雨帘隐约可以看到一队又一队的彝族同胞。可是一到镇上，却没碰上一个敌人。原来，敌人早被“红军回来了”的欢呼声吓跑

了，连监牢的看守也逃得无影无踪。人们拥上土牢，大老郭和几个高大的彝族同胞共同抬起一根大木杠，吃力地走到土牢铁门前，摆开八字腿架势，齐声喊：“一二——放！”猛力向前撞击。只听“轰”地一声巨响，铁门重重地倒在地上。

“红军瓦瓦柯(万岁)！红军瓦瓦柯！”关在大牢的彝族同胞一拥而出，从心底发出了感谢的呼声，他们忘记了寻找自己的亲人，都紧紧地围住了红军战士，拉住了大老郭的手，你一言，我一语，愤怒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

这时，小诺玛带着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大爷赶来，高兴地叫着：“大老郭叔叔，大老郭叔叔！我爷爷看你来啦！爷爷，这就是大老郭叔叔。”

诺玛爷爷一步跨上前，用那粗糙的手紧紧攥住大老郭的胳膊，半天才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呼道：“红军啊红军，彝族人民的亲人！”大老郭笑着说：“诺玛爷爷，彝汉两族人民是兄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不也送自己的亲儿子当了红军吗？”说着又从布袋里拿出一块一直没舍得用的猪油，给诺玛爷爷涂伤口。

突然，大老郭觉得天旋地转，眼前直冒金星，摇摇晃晃地一把扶住诺玛爷爷。诺玛爷爷一看，急忙向小诺玛吩咐几句，紧抱着大老郭，大声喊：“老郭同志，老郭同志！”大老郭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喃喃地说：“诺玛爷爷……我……想躺一会儿。”

这时，“哒、哒……”从南边飞跑过来一个彝族青年，气喘吁吁地嚷道：“不好啦！白匪军来啦！”一听白匪军来了，人们纷纷打着火把从屋里跑出来，有的拿刀，有的扛枪，有的往东，有的往西。大老郭一个翻身从诺玛爷爷怀里跳起来，抽出枪，大

声向人群喊道：“乡亲们，不要乱！”这一喊，人们都不作声了，一齐望着大老郭，等待他发出战斗命令。大老郭用闪亮的眼睛扫了扫大伙说：“他们来，是自找死，咱们不要乱，齐了心，就不怕他们！”他对一个彝族头领说：“你带人去镇东，我带人从西面打，咱们来个瓮中捉鳖，走！”

群众很有秩序地被带开了。

原来，那一连国民党匪军在逃跑途中，听说只有几个红军伤员，又绕了回来。刚到镇口时，枪声、喊杀声、牛角号声突然在他们耳边响起，吓得他们转身又想逃，可是晚了。彝族头领带着人在镇东，大老郭带着人在西，两下一夹攻，敌人就象没头苍蝇到处碰壁，加上天黑，漫山遍野都是群众的吼声，他们哪里抗得住？就这样，全部报销。

这时，卫生员小程费了好大劲，才在人群里把大老郭找到。大老郭见到小程，刚说了句：“同志们怎么样？”就昏了过去。彝族同胞都纷纷围来，急着问大老郭的情况。小程多想说：“乡亲们，大老郭同志是连病带饿才这样的，为了自觉维护群众纪律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他才病饿成这样呀！”可是，到嘴边的话，他又和着泪水咽了下去，他明白，大老郭是决不希望他这样说的。小程望望焦急的群众说不出话，只是使劲地摇着大老郭的身子，呼喊着重老郭的名字。

慢慢地，大老郭睁开了双眼，他拉住小程的手，向周围的群众望了望，突然象想起什么似的，艰难地从怀里掏出带着体温的几块银元和一张纸条，费劲地交到小程的手中说：“这……是饭钱……把它交给……老乡……”说完便垂下了头，小程抱着大老郭失声痛哭起来。大老郭啊，饭你没吃一口，牺牲前还想到付饭钱。人民的利益，你觉得是那样的崇高不可侵犯；自